

吳平 回達強 主編

廣陵書社

楚辭文獻集成



吳平 回達強 主編

楚辭文獻集成



廣陵書社

中國·揚州



晉安林西仲先生論述

楚辭燈

三閭楚辭爲千古詞賦之祖每篇中各有意義各有脈絡向被諸家評註穿鑿附會塵上加灰以致紛如亂絲沮沒始盡茲先生研精四十年痛掃從前謬誤逐字分析逐句融會使每篇中意義脈絡無不躍躍眼前誠二千餘年以來暗室孤燈而作者之真面目可以一照雖現不勞探索矣識者珍之 挹奎樓主人識

序

治騷者向稱七十二家評本大約惑
於舊詁之傳訛隨聲附和而好奇之
士又往往憑臆穿鑿削趾適屢甚至
有胸中感憤借題抒洩造出棘句鉤
章武斷賣弄懵然不知本題之層折

行文之步驟反謂莊騷兩家無首無
尾無端無緒將千古奇忠所爲日月
爭光奇文謬加千層霧障幻成迷陣
其所由來久矣余謂屈子之文嘗自
言世莫知及賦懷沙則云願志之有
像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是欲以當

身之不見知庶幾傳之後世或有同
類而共知之也迄今二千年來凡知
屈子之文者又不過如此悠悠終古
汨羅中尙復何望哉夫屈子之文屈
子之志也志不以世而奪如許由皇
之佐也生於帝之世則老於水伯夷

帝之佐也生於王之世則餓於山古
之人嘗有言之矣屈子以王者之佐
生於亂國宗族志無所伸義無所逃
不得已以一身肩萬世之綱常寄之
於文以自見太史公旣云推此志又
云悲其志可謂善讀屈子之文者若

知世風遞降而樹立存乎其人去流
俗之見以意逆志則各篇中層折步
驟恍覺有天然位置不啻爲後人寫
意中事是以尚友古人貴論其世也
余少癡妄不達時宜私謂用世可以
得行其志及筮仕後所見所聞皆非

事

素習以故動罹譴訶每當讀騷輒廢
書痛哭失聲仆地因取蒙莊齊得喪
忘是非之旨以抑哀憤二書各有評
釋而蒙莊以先竣災梨騷則或作或
輟其稿悉沒於閭變烽火中自徙寓
武林以來凡四方書賈鮮不以此爲

請再註未就又燬於回祿余思註屈
之難尤甚於註莊二千年中讀騷者
悉困於舊詁迷陣如長夜坐暗室茫
無所覩悶極而洩乃天之道余雖乏
騷才然老憊異域貧窶不能自存且
以四海之大無一人能知余之爲人

事

月

臣

者而畢生不踰跬步之志九死不悔
在屈子未必不引以爲類前此未就
稿本重耀意外灰劫安知非陰有督
迫使余爲全騷計耶因於丙子良月
杜門追記併補未註諸篇萬駁千翻
止求其大旨昭合脉絡分明使讀者

洞如觀火還他一部有首有尾有端
有緒之文與註莊同一法其一切評
語恐致繁蕪不但不敢存亦不暇存
耳亟命余子沅錄分四卷顏之曰燈
庶屈子之文可以燭照無遺卽其志
亦可以昭垂勿替而萬世之綱常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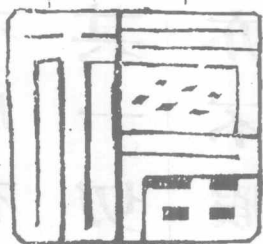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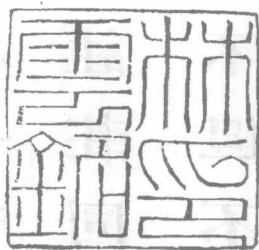
序

三

賴矣是亦余之所以爲志也夫

康熙丁丑歲孟春望日晉安林雲銘

西仲氏題於西泠之挹奎樓



凡例

一屈子本傳太史公正云作離騷後人添出經字且將九歌以下諸作皆添一傳字不知何意蓋傳所以釋經從無自作自釋之例而王逸章句以經字解作徑字之義又與諸篇加傳之意不合矣徑小路也屈子豈由徑之人耶若以典常二字爲訓在作者本當處變之時而其所行乃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事與典常二字無法卽謂離騷非作於一

時當懷王聽讒以至遠遷其事無不櫟括於中諸
篇乃其散見錯出者不無經緯之別亦屬畫添總
之絕世奇文添一經字未必增光去一經字豈遂
減價余惟以太史公之言爲主將經傳二字及晦
庵每篇加離騷二字一槩刪去以還其初而已
一楚辭次序朱晦庵以爲定自劉向若考其所作之
先後離騷一篇之外惟惜誦思美人抽思三篇詳
其文義係懷王時所作餘悉作于頃襄時諸本紛

紛聚訟。總無確徵。余於九章舊本。顛倒不得不分別更定。此外悉依原本。以傳世。既久。恐滋葛藤。卽仍其舊可也。

一楚辭原本各篇題目。皆列於本文之後。學者未曾竟讀全文。茫不知是何題目。不得不多一番檢閱。余悉改列在前。使人觸目卽見。惟取其便而已。非更張也。

一楚辭原本皆有續離騷諸作。綴附末卷。大約無屈